

宋人小說 十三

深雪偶談  
船窓夜話  
葦航紀談  
雲谷雜記  
東齋記事  
澹山雜識  
楊文公談苑

和書門			
二	一	三	三
四	四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七	一	書	
函	六		
七	四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8	
冊數	24 (13)		
函號	371	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深雪偶談

宋 方嶽著

武林吳繼達閱

西山公云近世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出於老莊康節之辭若卑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予觀之

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於詩自不可掩榮木之奄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之淳淵明之智足以及此豈玄虛之士所能望耶其說誠是矣余謂淵明康節二公之作辭近指遠至

深雪偶談



如淵明能言之士莫不愛而慕之況西山公乎然榮  
木貧士方之逝川簞瓢幾於可以牽合之論真知淵  
明不必視此若夫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填海之喻睠  
睠王室實有乃祖長沙公之心惜其力不得爲而止  
此則西山發微之論非獨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耻  
事二姓之驗而已淵明詩有謂其詞彩精拔斯言得  
之而後山顧謂其切於事情而失之不文後山體裁  
旣變音節已殊將自外於淵明者非耶然於康節又  
何以評之

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以寶喻軀  
軀失則寶亡矣坡公云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范石湖田園雜詩驗物切近但句律太憑力氣於唐  
人之藩尚窘步焉然絕句中有可憐世上金和寶借  
爾閑看七十年唐人所無可謂砭流俗之膏盲矣以  
軀爲寶殆與斯言對壘人謂石湖未知道余亦不之  
信也

賈閬仙燕人產寒苦地故立心亦然誠不欲以才力  
氣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深者寂入



仙源峻者迥出靈嶽古今人口數聯固於劫灰之上  
令然獨存矣至以其全集經歲踰紀沉咀細繹如芋  
葱佳氣瘦隱秀脉徐露其妙令人首肯無二可以厭  
斲三折肱爲良醫豈不信然同時喻鳧顧非熊繼此  
張喬張蠙李頎劉得仁凡唐晚諸子皆于紙上北面  
隨其所得淺深皆足以終其身而名後世獨李洞佛  
名闐仙所謂瓣香之師執而不弘捧心過甚空圓蕭  
散之氣不復少有豈非不善學下惠者耶司空表聖  
後輩也本用其機反以闐仙非附寒澁無所置才坡

公不細考亦然其言獨非叛道者歟不然則隸者不  
力其文擠而實予則歸敬闐仙也亦至矣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束皙陶潛韓愈柳宗  
元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工拙畧見嘗怪五言  
而上世人徃徃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辭巨伯  
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後付劉潛夫亦以四言尤  
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  
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四言  
如律以三百五篇則韋氏爲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



莫非四言也安石以上諸公未暇深論如蘇公所撰  
范蜀公誌銘云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  
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余每  
展卷輒爲擊節在瞻耳作觀棋詩記廬山白鶴觀觀  
中人皆闔戶晝睡獨聞棋聲云五老峯前白鶴遺扯  
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聞一士誰歟棋者  
戶外履二不聞人聲唯聞落子其寂寒冷落之味可  
以想見坡公四言於古近體中句語無適無適而不  
高妙也

杜牧之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消細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不論此  
老以滑稽玩弄每每反用其鋒輒雌黃之謂孫氏霸  
業繫此一戰宗廟丘墟皆置不問乃獨倉情妓女豈  
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劉禹錫題蜀主廟云淒  
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亦是此意惟增悽感却不主  
於滑稽耳本朝諸公喜爲論議往往不深諭唐人主  
於性情使雋永有味然後爲勝牧之處唐人中本是  
好爲論議大槩出奇立異如四皓廟南軍不祖左邊



祖四皓安劉是滅劉如烏江亭勝敗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要知東風借便與春深數箇字含蓄深窈則與後二詩遼絕矣皮日休館娃懷古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只把西施賺得吳亦是好以議論爲詩者余最愛竇庠新入諫院喜內子至一絕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使彥周評此則以竇氏內爲不解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牧之五言云欲識爲詩苦秋霜若在心雖格力不齊各自成家然無有不自苦思而得也

山谷中秋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蓋本尤氏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川事誠有據景趣似差乏爾然未失爲佳坡公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蹇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流水青蘋之喻景趣盡矣前人未嘗道也獨杏花影下洞簫聲中著此句辱爾及志林所記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



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閑人如吾兩人爾使施前句於斯時豈非稱歟淳佑初僧友自南嘗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多夕落葉訪之小龐迎吠時佛燈猶在啓關煮茗旣而侶行溪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而返縷指二十霜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劣稜生裘溪僧輟寢從吾幽其移不繫漁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鶴骨浸煩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二公詩與自南師旣亡余亦就老悵前遊之不能踐也

梅花單題難工尚矣至以梅花二字置之五七言中隨其景趣足而成律尤爲難工不爾不謂之得句唐人凡數百家本朝江西社中不翅數十公亦孰不寤寐斯花附爲不朽卒之無所容力傳不傳可以槩見矣近世杜小山子野尋常一夜窻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殊爽人意律之唐人是非本色天樂趙公放了



吏人無一事坐看山鳥喫梅花端是秀語然不過絕  
詩非有琢對之艱也秋壑賈公送朝客頸聯云梅花  
見處多留句諫草藏來定得名圓妥優游方之天樂  
冬夜頷聯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雖靜  
獨有境或者以其短氣其它卷什一無可摘自從和  
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斯語雖鄙要未得爲虐

論

鄭都官海棠詩穠麗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  
歐公謂其格卑鄭詩如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逢  
月在花格卑甚矣復齋漫錄云近世陳去非嘗用鄭  
意云海棠默默要催詩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  
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余謂去非格力猶去鄭詩  
未遠豈如吳融雪綻霞鋪錦水頭占春顏色最風流  
若教更近天街種馬上應逢醉五侯唐人雖從事苦  
吟題賦此花要須放些風措不近寒乞坡公詩東風  
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  
燒銀燭照紅粧不爲事使居然可愛  
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  
傳陽關圖亦摩詰手遂稱二妙惜別詩要須道路臨  
岐繾綣畫態亦然相看臨野水獨自上孤舟長因送  
人處憶得別家時外此曾未多見徐道暉不來相送  
處恐有獨歸時脫胎語爾余往歲嘗從貴游觀畫卷  
首題云長江風送客空館雨留人因慨古今詩意無  
窮語出唐人必矣

建中諸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  
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  
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  
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旣得  
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  
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  
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  
自若坡公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  
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  
日遷徙來歲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  
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



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  
悲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  
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  
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歿于  
借居余兒在孫年方二九強記知文人謂吾家異時  
千里駒也不幸爲十四姪婦陳氏貪利余產在兒血  
氣未定墮其危機旣而恚恨愧悔輒輕其生丙寅三  
月十三日也余垂老失依且思在兒姿貌氣度真有  
大難割之愛哭泣送日天爲苦陰而族里聞若不聞

未知炎涼休戚之二人有一公論存歟否耶孤猿憶  
子抱樹酸號塗旅之方聞三聲而下淚余雖負譴神  
人豈料其無告之至於斯歟豈以爲余爲善哭徒有  
類於唐衢者歟感坡公事重爲之涕咽因書以自責  
且告世之仁人君子共知前輩行事蓋如此云  
林廬暇日花蝶怡情宜有見於篇章者徃徃精睨始  
能逼真而閑澹之氣易至偏失要在不相謀而兩得  
也詠蝶如唐僧可朋乍當暖景飛仍慢欲就芳叢舞  
更高僧懷古霧開離草迥風逆到花遲俱未若陌上



斜飛去花間倒翅圓尤精余曩憇吳山偶吳僧舉似  
四韻歲久忘其首句一叢浮動戲蘭芽裁成碧玉搔  
頭樣畫作黃金便面花開過樓臺飛盡日又因風雨  
宿誰家兒童愛把檐褕撲驚起雙雙貼綵霞惜俱忘  
爲誰氏所作閱和靖集亦有之細眉雙聳敵秋毫荏  
苒芳園日幾遭清宿露花應自得暖風和絮欲爭高  
情人歿久魂猶在傲吏齊來夢亦勞閑掩遺編苦堪  
恨不并香草入離騷精緻不減唐人閑澹有之獨恐  
非晚年作耳

詩無不本於性情自詩之體隨代變更由是性情或  
隱或見若存若亡深者過之淺者不及也昔坡公云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李  
杜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  
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坡公本不以詩專門使  
非上下漢魏晉唐出入蘇李曹劉陶謝李杜潛窺沉  
翫實領懸悟能自信其折衷如是之的乎醫和之目  
無復遁疚理固然也如天成如自得如超然則夫詩  
之體如東坡公所評亦宜窺翫領悟毋忽焉可也坡



公獨以柳子厚韋應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蓋韋柳皆以靖節翁爲指歸而卒之齊足並驅也坡公每表和陶諸篇可以見其所趣無不及焉雖然漢魏晉曷嘗舍去性情別出意見而習爲高遠之言哉當其代殊體變性與情之隱見存亡淺深雖其一時之名能詩者亦不能自必其所至之然也唐風旣昌一聯一句滿聽清圓流液雋永首肯變踔性情信在是矣然詞藻勝則糟粕律度嚴則拘窘能不脂韋於二蔽之間而脫穎竒焉則天成自得超然何得無

之至於作止雍容聲容惋穆視溫柔敦厚之教庶幾無論漢魏顧晉以下諸人自靖節翁之外似未論也太常博士瓦全先生王公名澡字身甫有落梅小詞踐明瘦直不受東皇 紹興伴春終肯于紅底怎着得夜色何處笛曉風無奈力若在壽陽官院一點點有人惜劉公潛夫焚之已附此詞於後村集詩話中予亦僭附之拙藁雖然先生文行表表一詞固何足爲先生軒輊也予少卽登門以先公同生丙戌且相友善之故遂辱撰先公墓銘誌中有文不逮岳而岳



深雪傳言  
十一  
強以銘之語當知前輩獎掖後進有如此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栗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  
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苦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  
箇纔出山來便帶差年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  
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薛泳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  
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扁  
水竹居迄就窆焉其所爲詩如新堤小泛柳斷橋方  
出煙深寺欲浮早秋歸興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  
鎮江逢尹惟曉欲說事都忘相看心自知皆去唐人

思致不遠

應次蘧字正子嗜酒跋傾嘗自賞其梅詞云雪意嬌  
春臘前粧點春風面粉痕冰片一笑重相見倚竹偎  
松誰道羅浮遠寒更轉楚騷爲伴韻遶香篝暖語意  
細潤似不類其爲人別去二十餘年一見傾倒予戲  
謂正子君他文未必盡傳異時容以梅闕賁予刊藁  
否乎正子起謝且喜以語之他友後不知其蹤跡何  
在殆亡久矣予雖戲言顧不謂之然諾況何可藏項  
斯善也



吾鄉許左之右之二公兄弟落筆皆不凡左之公一  
夕寓飲妓坊醉欲狎之妓蜜有所權在矣公捷筆賦  
詞而起云誰知花有主誤入花深處放直下酒盃乾  
便歸去又代他妓小詞憶你當初惜我不去傷我如  
今留你不住去客聽此戀戀踰時妓迤後謝如月在  
柳稍頭人約黃昏後一詞正歐陽居士所作要之前  
輩多一時弄翰要不容以浮薄議左之公也因思唐  
多才妓有贈新第士人絕句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  
新惹桂枝香殊有風味使從假倩當不傳載矣二許

也  
公紹興間同歲籍學前二詞蓋休澣日漫游酒邊作

深雪偶談終

深雪偶談



新靈斷結絲

公此若落筆皆不凡左之公之  
夕高飲妓坊醉欲舞之妓嘗有所懼在矣公徒筆賦  
而想云誰知花石主漢人在深處放直下酒盞  
便如去又代他妓詞憶你當初惜我不去傷我如  
今你不住去客此戀戀時妓在後誰知月有  
公跡與間同淑辭學前二時蓋朴嶺日憂滋漸豈非  
此

船窻夜話

宋 顧文薦撰 陶宗儀輯

巫覡致妖

吉顛地近歐粵其俗右鬼父老言巫覡挾邪以登人  
門妖怪隨至當令絕之

解斷腸草毒

斷腸草形如阿魏葉長尖條蔓生虧三華以上即死  
乾者或收藏經久作末食亦死如食未久即以天汁  
灌可解其毒此草近人則葉動將嫩葉心浸水涓滴



入口卽百竅潰血其法急以伏卵不生雞雛者細研和香油灌之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少遲不可救矣一名胡蔓草余聞醫家言凡中一切毒卽以香油飲之無傷子家君嘗於大暑中苦痢諸藥不止以意用乾葛烏梅甘草三味濃煎一碗服之遂愈凡痢疾者腸滑烏梅能澁腸可也蓋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鴨涎皆以此意推之

賜金杵白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局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曰專對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胗脉醫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米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而愈德壽乃大喜就以金杵白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爲金杵白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

瘡癩

本草王不留行乃翦金花其性熱貼瘡癩以潰膿甚有神効俗謂之金剪刀草余隣人汪庖一日爲沸湯



澆爛膚肉其痛甚殷偶一賣油魏生至亟拾草作藥  
爛塗傅之痛卽定詰之知其爲蛇瘰草須五葉者爲  
佳此草春而結實如圓鈞者俗傳食之能殺人諺云  
要死食蛇毒蓋常詢之耆舊言此物不致殺人但能  
發冷疾耳

### 桃符

洪平齋新第後上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摺摭  
其短大槩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日之  
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末  
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  
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

### 後學訓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謂之瞽身  
不遠聲利甚於穿骨不脫俗氣甚於痼楊敬仲先生  
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  
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 錢塘詩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



舟  
三  
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  
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徹鳳樓空倚闌曾向西湖望山  
掩江城霧氣籠

治血悶

陸曦奉化人以醫術行于時新昌徐氏爲婦病產不  
遠二百里輿致之門及婦已死但胸堂間猶微熱陸  
入視之良久曰此血悶也能捐紅花數十斤則可以  
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以煮之候湯沸遂以  
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窻格籍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又  
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蓋以紅花能活血  
故也

偏癆

四明延壽寺一僧自首至踵平分寒熱莫曉所以徧  
問醫無識者雖以意投藥皆不効街有道人囊藥就  
市人皆忽之旣出不得已召而問之曰此何疾也道  
人曰此生偏癆毒也藥之而愈



葦航紀談

宋 蔣津撰 陶宗儀輯

錢塘西湖三賢堂兩處而皆有東坡先生其一在孤山竹閣乃香山居士白樂天和靖先生林君復東坡先生蘇子瞻三賢像中興建都孤山爲延祥觀而閣與像俱廢乾道五年郡守周琮建于水仙王廟之東廡親染于額蓋此坡詩配食水仙王之意後慶元間守臣趙從善于廟前湖隄下浚井以庭覆之名曰薦菊亦取坡詩一盃寒泉薦秋菊之意運漕所有三君



石刻並附于堂中暨寶慶間袁彥淳尹天府請于朝  
依會稽金陵舊制遂卽蘇隄中新亭增築園地廣建  
堂室移水仙王廟三賢像于中前後布設亭軒以其  
石刻並分寘于下大丞相魯國公書額爲西湖之壯  
觀其一在龍井壽聖院方圓菴東卽趙清獻公閒堂  
而爲三賢堂乃清獻公閱道蘇東坡辯才法師若訥  
像而寺在龍井之西北數里羣山中寺門有歸隱橋  
下有滌心沼遊人多不到彼是以少有語及者  
戶部尚書沈公詵爲人寬厚嘗在列曹有一兵卒患

背疽乞告假公然之親爲合藥時旱蝗當致齋圓壇  
祭酬神猶叮嚀治藥內用酒公恐其貪酒不治藥又  
親爲治之使人持付服之愈其藥用瓜萋一箇乳香  
沒藥各五錢甘草三錢酒煎服及在朝中所僦傳舍  
被隣人子盜廳書司物詰之已付于有司公聞之適  
尚書趙公司畢尹天府公語趙公之子料院曰此人  
亦小仕宦子弟貧而至此望語帥佐少寬斯人惟薄  
責之其隣家子訟歸公又以錢米安其家後至政歸  
苕溪每值歉歲公卽發已家租米市中出糶止依元



畫舟詩  
價公自當斛斗每倍量與人或以錢密實米中鄉人不識公但云著青布衫道人量得米好其實乃沈公也

孔天瑞西資詩話云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知和靖意偶到爲復愛其句中有黃昏二字議詩者謂日斜爲黃昏非也此二字蓋亦兩字耳若謂日斜而詩不曰昏黃而曰黃昏亦有源矣余嘗宿于月湖外家而其家有堂植梅竹月白雙清余至每宿于此而花盛開其香發于四鼓後起視月已西下

而月色比當午時黃而更昏正此時已五更矣非獨此花爲然凡有香之花皆然薝蔔古有賦惱人惟是夜深時梔子香濃非云夜淺而云夜深亦此意也蓋謂晝午後陰氣用事而花歛豔藏香夜午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蕊散香耳以此知黃昏乃夜深也  
夫佛有六通神有五通比佛而不能慧而人有四通謂富則身通貴則語通窮理性通性定慧通持此語之陸放翁放翁深然之  
大凡服治風藥不可食羊肉余目擊之不唯無効亦



甚有所反江右楊萬里親語此嘗見人食至於死  
作詞者流多用冤家爲事初未知何等語亦不知所  
出後因閱烟花說有云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  
此牽繫寧有死耳不懷異心此所謂冤家者一也兩  
情相繫阻隔萬端心想竟飛寢食俱廢此所謂冤家  
者二也長亭短亭臨岐分袂黯然銷魂悲泣良苦此  
所謂冤家者三也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  
腸寸斷此所謂冤家者四也憐新棄舊辜恩負義恨  
切惆悵怨深刻骨此所謂冤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觸  
景悲傷抱恨成疾迨與俱逝此所謂冤家者六也此  
語雖鄙俚亦余之樂聞耳

紹興庚寅天台水災雖城中亦被害及十分之七水  
退而司官各訪舊地忽主簿廳基衝出一朱棺正當  
廳治其簿朱公俾令移往山東掩瘞役夫開掘其地  
忽見一碣上有字云乾卦吉坤卦凶五百年逢朱主  
簿移我墓山東雖不知其爲誰氏而亦可異遂移墓  
之

嘉泰間內臣李侯大謙于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



功德寺役工數內有漆匠章生者乃天台人偶春夜  
出浴回于道中遇一老嫗挽入一小門暗中以手摸  
壁隨嫗而行且覺是布爲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  
就物坐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携燈而至又見四壁皆  
青赤衣幙遮護終不知何地尼又引經數曲又至一  
室燈燭帷帳酒殽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  
有之物章生見之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  
尼師往頃時後至後有一婦人隨至容質非常惟不  
冠飾章生畏懼尼師逼使共坐遂召前嫗命酒殽數

盃此婦人更不一語尼師云已曉矣章生但懇禱尼  
師云匠者無錢尼師終不顧允遂令就寢尼師執燈  
扃戶而去章生屢詢所來及姓名而斯人竟無一言  
疑爲瘖疾至鐘動其尼復至啓鑰喚起章生出前令  
嫗引出亦捫布壁而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  
令出街可至役所章生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至曉卽  
離所造之寺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恠責其不  
歸及具此語使徧訪之終不得其元所入門域衆皆  
爲遇鬼物而有一木匠云此固寵借種耳



朱無惑著萍州可談載孫沔元規治杭州悟空寺僧徒以殺人爲讎之事此仁宗朝事中興後紹興中臨安府崇新門外鹿苑寺乃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此地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觀燈乃爲數僧引入房中置酒盛饌勉令其醉遂令宿于幽室遽殺其母而留其女女不敢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後窗外乃是野地女因逼窓望之見一卒在地打竹因呼近窓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言可速來取我卒乃

如其言往報之將官卽密告報師遂遣人報告本寺來日郡主自來齋合寺僧行人力亦齋本府自遣廚子排齋至是伺其坐定令每二卒擒下一僧又令擒盡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卽帥百十卒破其寺果得其女見又號慟遂縛三人并至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毀其寺遂治諸髡此亦悟空寺相類况婦人遊寺院有何所益而與之遊狎者又可恠耳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令戲之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



剛經問你是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張更生還千里令  
云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內執一卷刑法  
志問你要五百里一千里三千里聞者莫不笑其切  
當也

韓彥古時爲戶曹尚書孝宗皇帝問曰十石米有多  
寡彥古對曰萬合千升百斗廿斛遂稱旨

世之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  
公嘉定間士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皆得改  
官獨顏子孔門四科之首不得改官夫子曰回也不  
改顏子鑽錯了鑽之彌堅如何改官



公事... 三行以... 石亦有... 如... 何... 也... 不...

雲谷雜記

宋 張湔撰 陶宗儀輯

臚句傳

叔孫通傳群臣朝十月儀設九賓臚句傳按字書聲絕為句外此無他義云臚句傳者即傳臚也句字乃衍文故注史記但云傳從上下為臚而已蘇林注漢書乃析臚句為二事云上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告不知何據而云鄭康成儀禮注謂臚為眾則臚傳蓋眾相通傳也國語云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又莊



子有大傳臚傳之語此最可據以一書證林說其妄可知矣

### 紫蓋黃旗

吳書陳化使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旺東南帝心竒其辭又江表傳初丹陽曰玄雲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六朝以來都於東南故黃

旗紫蓋之語文士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爲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李善最號博洽其注文選紫蓋黃旗之句亦不過引司馬徽書而已予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雖知黃旗紫蓋爲氣終以未得其所自爲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於是釋然因知讀書不厭於多也

### 玉帳



杜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  
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旂王洙於  
玉帳術句注云兵書也後來增釋者不過曰唐藝文  
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旂句則云見空留玉  
帳術注然玉帳術謂之兵書則可句中無術字則不  
當引前注蓋洙與增釋者俱不得其詳也按顏之推  
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  
遁甲專征賦曰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  
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  
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  
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主將宜居李  
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謂  
主將之帳在戌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爲此語

月令字誤

月令仲夏云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鄭氏注爲傷  
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按文全無  
義理若謂傷火氣故仲夏之月令民毋得燒灰則當  
若古者太原寒食不舉火然後可是可一笑耳季秋



乃有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之語意灰字必是炭字  
但無他據未敢斷以爲是後讀呂不韋春秋十二月  
記仲夏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高誘註草木未成不  
欲天物季秋云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注草木節解  
斧入山林伐林作炭詳二註其義甚曉然則灰當爲  
炭無可疑已灰炭二字相類一時書寫之誤鄭氏注  
書之時畧不致審遽任意爲解殊可恨不常之書漢  
人於文字間多所引用非特記禮者取以爲月令於  
班固律歷志中伶倫取竹嶰谷等事皆本其書今人

罕讀之惜哉

書後押字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  
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得  
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莘老曰某亦得書尚未  
啓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其事人罕知故記之予按  
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  
得草遂以草名爲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魏晉以來  
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姚懷珍等題名於首



尾紙縫間故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書名耳後  
人花押乃以草記其自書故謂押字蓋沿襲此耳唐  
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  
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移檄或不書已  
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又孫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  
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  
復識見押字便怒則書用押字其來亦久矣劉蘇二  
公與方勺偶不知之也予頃在武陵於畢文簡公諸  
孫處見文簡與寇萊公一帖尾用押字押字之下却  
有拜咨二字此正以押字代名也景德間士大夫質  
厚故此風尚存至元豐間相去方七十餘年已爲罕  
見今固不復有矣

太祖達生知命

太祖創業垂統其睿謀英畧盛烈豐功刻之琬琰照  
若日星已不待言但達生知命了然不惑親卜山陵  
於優游豫暇之日處分大事於頃刻談笑之間此有  
唐虞以來未之見也初太祖生於西京甲馬營開寶  
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



名馬兒爲戲群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斲之  
果然上愛山川形勝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  
爲雲騎指揮使諫曰東京正得皇居之中黃汴環流  
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况國帑重兵宗廟禁  
掖若太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寢議拜安陵莫哭  
爲別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卽更衣服弧矢登關  
臺望西北鳴弦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卽此乃朕  
之星堂也以向得石馬埋於中又曰朕自爲陵名曰  
永昌是歲果晏駕又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於闕河

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與祖宗三人者每  
劇飲爛醉生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  
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推祖宗聞之曰奎猴虎  
頭四真龍得其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邪至  
膺畜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  
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轅轅道中或鎬洛間後  
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上巳禊褉駕幸西洛生醉坐  
於岸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  
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



飲上語生曰我久欲見汝決尅一事無它我壽還得  
幾多在生但曰過是年十月二十日夜時則可延一  
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昇泊後苑苑吏或見  
宿於木末鳥巢中止數日不見嘗切切記其語至所  
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  
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驟降移仗下閣急  
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卽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  
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  
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上引柱

斧歡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  
是夕太宗留宿禁內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  
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卽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  
聲動引近臣環玉宸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二  
事可謂夙絕前古而實錄正史雖粗載登闕臺發矢  
事而極簡畧至顧命之詳則皆不記乃雜見於他書  
故特表出之

上祭于畢

史記周紀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



司馬真宗隱曰按文有上字當作畢星子按後漢蘇  
竟傳畢爲天下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  
祭于畢求天助也據此則畢爲畢星甚曉然馬融墓  
地之說非矣惜乎索隱不能引此爲証

藏金石刻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鍾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  
方盛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十卷自旣爲跋  
尾又命其子棐提其大要而爲之說曰集古目錄晚  
年自號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昌曾公

亦集古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後來趙公明誠所蓄  
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倍於歐公著金石錄三千卷  
石林葉公夢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爲金石  
類攷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适集漢魏間碑爲隸釋  
隸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公內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  
五季著於錄者亦千卷號博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  
有功於後學隸釋復錄其刻文前代遺篇墜款因得  
槩見於方冊間此尤可貴也

神道



能改齋漫錄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襄陽耆舊  
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挾神道楊震碑首題太  
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証予按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  
戚國侯李信成坐爲大帝承相侵神道爲隸臣又霍  
光傳光夢夫人侈大其瑩制起三幽闕築神道此二  
事皆在前當以爲據蓋不始於後漢但表所謂神道  
疑宗廟之路也

### 飲茶盛於唐

飲茶不知起於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於茶之見前

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予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  
時食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又漢王褒童  
約有五陽一作武都買茶之語則魏晉之前已有之矣但

當時雖知飲茶未若後世之盛也郭璞注爾雅云樹  
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茶然茶至冬味苦豈復  
可作羹飲邪飲之令人少睡張華得之以爲異聞遂  
載之博物志非但飲茶者鮮識茶者亦鮮至唐陸羽  
著茶經三篇言茶者甚備天下益知飲茶其後尚茶  
成風回訖入朝始驅馬市茶德宗建中間趙贊始興



茶稅興元初雖詔罷真元九年張滂復奏請歲得緡錢四十萬今乃與盞酒同佐國用所入不知幾倍於唐矣

門下

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傳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爲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由命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櫻桃

櫻桃亦云含桃呂不韋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含桃鸚鵡所含食故言含桃櫻桃二字頗爲雅而前輩罕曾引用

木劍

近世官府騶從所持假劍以木爲之號曰木劍隋禮儀志漢自天子至于百姓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來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爲象劍言象於劍又南史陳始興王叔陵傳左右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此皆假



劍之始然始於佩服而已不知何時遂爲輿衛之飾  
溫公得人心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奔競競觀卽以相公  
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  
登樹騎屋窺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一識  
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  
折及薨京之民罷市而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道  
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  
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告民哭公哀甚如哭其

私親四方來位歷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  
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注香於首  
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像刻印粥之  
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  
工有致富者蔡京南遷道中市飲食之類及知爲京  
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護送吏卒驅逐  
之稍息人之賢不肖於人心得失一至於此兒童謂  
君實走卒知司馬溫公蓋千載一人而已

登聞鼓



文昌雜錄登聞鼓院未知起于何代因讀唐會要顯  
德五年有抱屈人賫鼓於朝堂訴遂令東西都各置  
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元帝時張闔私作都門蚤  
閉曉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搯鼓公車上奏  
其表又晉范堅傳邵廣二子搯登聞鼓乞恩又後魏  
刑罰志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人窮冤則搯登聞鼓又  
隋刑法志高祖詔四方詞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  
次經郡及州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謂愜聽搯登  
聞鼓是則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于唐也呂不韋春  
秋堯置欲諫之鼓粥子禹治天下門懸鐘鼓鐸磬而  
而置鞀爲名於篋篋曰教寡人以獄詞者揮鞀二事  
當爲登聞鼓之始

通鑑纂要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  
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  
聯句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則諸公以先爲之  
之亦是沿襲其舊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攷之  
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首起於漢相梁丘始於  
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頗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宜



文昌雜錄登聞鼓院未知起于何代因讀唐會要顯  
德五年有抱屈人齊焚於朝堂許遂令東西都各置  
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元帝時張綱私作都門逢  
閉曉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綱鼓公車上奏  
其表又言范滂傳郡廣二子過登聞鼓乞恩又後理  
刑罰志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人窮冤則過登聞鼓又  
當為登聞鼓之說四方詞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  
兩置擘為谷飲糞糞曰糞人以此為法非特一事  
外美置於藉之鼓於天下門與鼓並置於

東齋記事

宋 許觀撰 陶宗儀輯

聯句所始

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  
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  
聯句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則諸公以先為之退  
之亦是沿襲其舊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攷之漁  
隱所言亦未為得聯句實起於漢栢梁臺非始於靖  
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宣



城工部而已

人事物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弘人事物狀云奉勅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疋與臣克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又杜牧謝許受江西送撰韋丹碑綵絹等狀云中使奉宣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察使許于泉所寄撰韋丹遺受碑文人事綵絹共三百疋乃知此稱自唐已有之

蒜髮

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宣髮也今蒜髮又通稱而知宣髮少矣宣髮見於陸德明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知見獨本草蕪菁條下有云蔓菁子壓油塗頸能變蒜髮此亦可據也

關羽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魚者



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羽嘗封爲漢壽亭侯人疑必羽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回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關羽祠中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之東宮印已函而未發或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 無置錐地

今俗謂人之至貧者則曰無置錐之地此語蓋自古有之韓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宇內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爲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後蜀諸葛亮傳俱有此語

### 呼臣呼卿

主者稱臣蓋是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於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虢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將軍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爲卿自唐以來唯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



敢以稱謂矣

稱萬歲

萬歲之稱不知起於何代商周以來不復可攷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稱萬歲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曰幸今日也紀信乘黃屋載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

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王望曰今日雖擊牛醢酒勞饗軍士皆稱萬歲伏王馬授封侯乃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吳苴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爲君之祝也

崔豹

韓子倉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干



東齊書事  
戈擾攘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  
時圓冠方履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標世說  
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能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  
傅是則非漢末魏都間人蓋子蒼初不得其詳以意  
度其爲是時人故不免於悞

### 斷屠

高承事物紀原唐刑法志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  
刑會要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  
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斷  
屠之始起于唐高祖也承所紀非也隋高祖仁壽二  
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皇帝后  
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於唐已

### 有功漢書

劉歆顏游春有功於漢書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  
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  
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試以此考按班固所作殆是  
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顏  
游春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爲大



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  
有功於漢書多矣今日但知班固師古而已知歆及  
游春者鮮故予因表出之以示好事者游春有唐史  
畧載於師古傳末其詳則見於顏真卿集

### 檄書露布所始

文章緣起漢陳琳作檄曹操文謂檄文起於琳也以  
文心雕龍攷之已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矣  
又司馬相如喻蜀文文選作喻蜀檄文則檄不始於  
陳琳隋禮義志後魏每攻戰尅捷欲天下知聞乃書

帛建於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如隋志所言  
則露布始見於後魏時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  
爲桓溫作北伐露布見於晉二者俱未爲得漢賈逵  
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自後漢已有之豈書帛揭竿  
實自後魏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  
制書皆璽封唯赦贈令司徒印露布要卽此也

### 竹之異品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竹黃而溝青  
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



東齊詩事 六  
彼人呼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爲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卽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子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名蓮公竹松窻雜錄有異竹篔簹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箐竹甚可爲舟龍公竹及箐竹雖未親覩以前所見推之詎不可信哉

佛書

佛書見於中國世謂起於後漢明帝時今攷之蓋明帝之前既有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存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登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祀金人也顏師古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畧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



東齊書事  
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此皆明帝未遣使  
取經之前也使明帝之前未有佛書則傳毅對明帝  
所言何從而得之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  
秦之世所以湮滅其說必有所據也

刀耕火種

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  
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卽布種於其間  
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言刀耕火種也

鐘鳴漏盡

今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或傳伏見詔  
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  
漏盡老令判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於或非也  
田豫爲并州刺史遷尉衛年老求遜位司馬仲達以  
爲豫充壯書喻未聽豫荅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  
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爲始  
豫書見於魏書本傳

孝宗聖德

初隆佑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曾公



東齊書事  
卷謂帝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伏矣宜以  
攢宮爲名僉以爲當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塚墓有附  
近者徃徃多徙而之他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嘗  
密敕無得輒壞人墳墓其愛人恤物一至如此文王  
之澤及朽骨未足多也

### 二赤松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龍入火不  
燒卽張子房從之游者事見劉向列傳其一則晉之  
皇初平常牧羊忽見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  
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爲赤曰赤松子卽叱石爲羊  
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  
昇之地

### 謚號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周公所爲謚者行之  
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是必死後  
方有謚今攷之亦有不然者如楚熊通自立爲楚武  
王趙陀自稱爲南越王蜀杜禹自號望帝此固顯然  
自爲稱號者也若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



東齊言事 九  
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謂楚使者云報汝平王欲  
國不滅釋吾父兄吳越春秋云是時周之成王楚之  
平王皆生存已有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劉向說苑改  
成王作今王楊倬釋荀子謂成王乃後人所加正以  
生存不當有謚爲疑故臨文未免遷就其說

###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  
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後漢應邵作漢官儀始言  
爲松蓋松栢在泰山之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知其  
爲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  
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  
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攷之  
過也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  
於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或  
異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  
朋爲郡幙官採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爲  
然故賦中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於下云上  
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爲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



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太山時  
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於致審遂以爲實余嘗  
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嘗可讀乃會昌三年  
余珠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上  
聖而爲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之  
不見也

禮部韻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其字而已至  
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從聲韻  
日盛宋周顥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  
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  
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畧之  
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  
爲之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  
取字林韻集韻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  
場儀範惠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  
士丁度修禮部韻畧頒行初崇政殿說審賈昌朝言  
舊韻畧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叠字不韻義理致



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修韻畧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嘆近時小學幾至於廢絕遂據聲韻之本未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攷

堯九男

孟子曰堯使九男一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趙岐注云堯典曰厘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徹嗣之子厘不以距堯求禪其餘人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子按呂不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與舜貴公也然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與不韋春秋合蓋使事舜時朱以的子故不在所遣中趙岐云八庶蓋未之攷耳

二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



仙衛叔卿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世曰不  
審與父並坐者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  
郭璞詩左揖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卽此是也其一唐  
有張氲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又豫章職方乘云氲  
晉州神山縣湛露殿十六年洪州太疫氲至施藥病  
者立愈州以上聞玄宗意其爲氲驛召之果氲也常  
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跨白驢從者負六角扇垂  
雲笠鐵如意往來市間人莫知其歲耳今人好圖其  
像者卽此是也豫章有洪崖蓋古洪崖得道處也後  
張洪崖亦至其處

阿堵

嬾真子錄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  
語阿堵乃今所語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  
之以錢繞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  
錢但云去却兀底耳後人遂以爲阿堵物眼爲阿堵  
中皆非是蓋此阿堵同一意也予按晉人所稱不止  
此兩事而已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  
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舉



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守在四隣  
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若  
更以二者爲證其義尤見分明

後漢人亦有二名字

歐陽公集古錄目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  
間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疑其所書  
皆是字爾蓋後漢時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  
也予按前漢書匈奴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  
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

澹山雜識

宋 錢功撰 陶宗儀輯

族嬖克虐

余有族叔景直供奉取宗室女屢殺婢使元符中直  
爲郵酒家官余曾飯于其家見婢子二人出執酒器  
口豁逾寸耳垂及項面目淋漓腰背偃僕真地獄中  
囚徒也駭汗不能食亟出謂叔曰何致若此直但太  
息不敢言明年聞猝死乃夫又移其長子至與其婿  
同載歸其婿乃宗室子是其親姪也自高郵攬載客



貨并客之二婢至穀熟風雨夜投入汴河其事後聞  
全家死獄中媻亦鎖之云

蠅子水心亭

張文潛喜飲酒能及斗余每過先君未嘗不醉吾家  
酒器惟銀葵花最大幾容一升一日先君以盤盞飲  
之潛意不快謂先君曰願借水心亭飲之先君即命  
換盞且問文潛所以名文潛曰飲必有餘瀝蠅子正  
飛在殘盞上豈非人之水心亭乎坐客皆大笑

產鯉魚

余爲海州太守或云郡門外有魚戶飯店家一婦產  
鯉魚十四頭相續而出極爲痛楚生畢而斃魚獨無  
恙子初未之信臨行飲于天寧正見其夫爲作齋呼  
來問之信然

維揚無燕子

余自少年愛維揚欲卜居自充守罷遂築室于揚亦  
旣五年忽春深巢燕不歸竟以疑之默訪諸寺觀州  
宅皆不至不二年一城丘墟矣

獄囚自脫枷扭



謝寶文景溫初任爲獄官忽倉皇自外入急闔中門  
家人問之乃但云有囚善作法也自脫去枷杻勢必  
見害其家一老僕告之曰可速往取筆榻子榻其兩  
中指復扭之必無能爲景溫亟出用其言賊遂不能  
神

### 東坡借磚

某年十三歲時見東坡過先君具言世有豪傑之士  
隱而不見于世者余鄉隱居君子余失其姓名世居  
眉山之中坡卽葬時會期日已迫而墓磚未足謀之

於人皆曰當往見此君則立可辦也但多游獵又所  
居山林夔絕未易見試往圖之東坡凡兩日始得至  
其居又俟至日暮吾伏于道左方見其從數騎歸乃  
整少年也旣下馬始通謁少年易服出迎於門外執  
禮無違坐定問其所以東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  
請具飯且宿于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童  
跪進盤餐皆今日所擊之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啖旁  
若食兼數人飯畢始從容從榻翌日遣僕馬送坡下  
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坡甚疑悔欲罪元告



者是夕至晚磚猶無一口至者明曉視其墓地之側  
則五萬口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歎畢再往謁謝卒  
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達豪哉

龐安時

龐安時蘄州蘄水人也隱於醫四方之請者日滿其  
門安時亦饒於田產不汲汲於利故其聲益高余嘗  
見其還自金陵過池陽先君命余往謁之隨行四五  
大官舟行李之盛侔部使者一舟所載聲樂也一舟  
輜重也一舟厨傳也一舟諸色技藝人無不有也然  
其人自適不肯入京醫之妙亦近世所無也



楊文公談苑

宋 黃鑑錄 陶宗儀輯

故翰林楊文公大年在真宗朝掌內外制有重名爲天下學者所仗文辭之外其博物殫見又過人遠甚故當時與其遊者輒獲異竒說門生故人徃徃削藏去以爲談助江夏黃鑑唐卿者文公之里人有俊才爲公獎重幼在外舍建兄成立故唐卿所纂比諸公爲多但雜抄旁記交錯無次序好事者相與名曰談藪余因爲掇去重複分爲二十一目勒成一十五卷



輒改題曰楊公談苑中書後閣宋庠序

王彥超

太祖微時常遊鳳翔從王彥超超遺十千遣之後卽位悉徵藩侯入覲苑中縱酒爲樂諸帥競論疇昔功勲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願納符節入備宿衛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後從容論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蹄涔之水安可以延安神龍萬一畱止又豈有今日之事帝王受命非細事也上益喜謂曰復遣卿還鎮一意以

爲報餘諸帥悉歸班

錢若水

錢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辭久而不成令左右持入翰林中命卽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白云上帝之休惟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辭尤激賞其才美

勅字

千字文題云勅員外郎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



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於此

### 白氏六帖

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門曰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餅倒取之抄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砌臺卽今擦臺也王侯家多作砌臺以爲林觀之景唐張仲素詩云寫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林間見青使意上賜錢來卽知唐未有之太祖胡天王都尉家其子曰承俗幼時其父戲補砌臺使

### 銅碑記

梁沙門寶誌銅碑記多識未來事云有真人在巽州閉口張弓左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異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 麻胡

馮暉爲靈武節度使有威名羌戎畏服號麻胡以其面有黥子也



學士草文

學士之職所草文辭名目浸廣拜免公王將相妃主  
曰制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公事曰勅榜文號令  
曰御札賜五品官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勅書批勅  
群臣表奏曰批荅賜外國曰蕃書道曰青詞釋門曰  
齋文聞教坊宴會曰白語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勞  
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布改榜號簿隊  
曰讚佛文疏語復有別受詔旨作銘碑墓誌樂章奏  
議之屬此外章表歌頌應制之作舊說唐朝宮中常  
於學士取眼兒歌僞學士作桃花文孟昶學士辛寅  
遜題桃符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是也







